

得益于蓬皮杜中心—法国国家现代艺术美术馆的丰厚馆藏，开创“常设展”系列先河，并试图以展览和公共（教育）项目深入中、法两国的文化生态，形成在地化的延伸与发想。中国观众不出国门，或可一站式赏析毕加索、康定斯基、蒙德里安、保罗·克利、米罗、夏卡尔等大师真迹。

更值得艺术发烧友们兴奋尖叫的消息是，上海西岸开发（集团）有限公司现已与蓬皮杜中心正式签署2024—2029合作续约协议。这意味着在文艺领域，合作级别最高、合作周期最长的中外文化交流项目就此面世；文明互鉴之路，友谊地久天长。

去年11月，拉乌尔·杜菲大型回顾展“快乐的旋律”在西岸美术馆展出，展览将持续至今年2月25日。系列重磅展品里，史诗级巨作《电气精灵》还是首次亮相中国。此系巴黎现代艺术博物馆的镇馆之宝，为杜菲1937年受巴黎世界博览会之邀所作。从印象派起步、1905年加入野兽派、1908年开始尝试立体主义的杜菲，在多元的艺术风格里穿梭自如，其作品以传递生命愉悦著称，令人们感受到了20世纪最乐观、最具魅力的一面。

无独有偶，“马蒂斯的马蒂斯”特展（持续至2024年2月18日）也在UCCA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馆群上海空间开幕了！本次特展呈现了亨利·马蒂斯自学徒时代到成为野兽派创始人再到后期投身剪纸艺术、晚年主持旺斯礼拜堂设计的完整艺术生涯与毕生探索轨迹，主要展品来自马蒂斯的家乡——法国北方省省立马蒂斯美术馆，该美术馆是马蒂斯生前唯一落成并亲自参与策划展陈的美术馆，分量可见一斑。据策展人帕特里斯·德帕尔普介绍：“有些作品甚至是首次离开马蒂斯美术馆，包括《塔希提之窗或塔希提岛II》《阳光透过窗格照进室内》等名作。”

西岸美术馆与蓬皮杜中心五年展陈特展“拉乌拉·杜菲回顾展：快乐的旋律”，展览现场。摄影/Alessandro Wang



“希望我的画像一把安乐椅，让每个满身疲惫的人在它面前得到片刻的安宁。”马蒂斯表示，自己的目标向来是表达如春天般轻盈、快乐的艺术。童心不老、如小兽般未经驯化随心所欲创作的他，用华丽的织物、丰沛的绿植和懒洋洋躺在躺椅上的



马蒂斯，《塔希提岛之窗或塔希提岛II》，1935年12月18日—1936年3月15日于尼斯市。

女人，用热烈的色彩、简单的线条，勾勒出日常景象的闲适趣味，温暖地治愈着受众。越是在充满焦虑、彷徨不安的年代，人们越是离不开马蒂斯。

“马蒂斯的马蒂斯”设有特别章节，讨论了这位巨匠对中国20世纪20—40年代现代绘画运动的影响。徐悲鸿曾在《美展》第五期发表了一篇题为《惑》的文章，称“中国有破天荒之美术展览会，可云可喜，值得称贺。而最可称贺者，乃在无塞尚、马蒂斯、博纳等无耻之作”。在徐悲鸿眼中，马蒂斯是“马踢死”，一字概括曰“劣”。同一期的《美展》上，徐志摩却发表了《我也惑》，认为徐悲鸿的谩骂言重了。悲鸿随后又写了《“惑”之不解》和《“惑”之不解（续）》，表示志摩的辩护恐怕激于侠情的义愤，自己将坚决写实主义。

实际上，在1929年全国美展举办之时，国内主要的美术院校里，后印象派、野兽派已成为年轻学子追逐的新潮。而中国的艺术家凝望现代主义之际，马蒂斯倒开始“华风”收集，还建议，为了获得良好的训练，年轻画家应该坐上飞机，去探索中国，“那将是美妙的”。

塞纳河潮起潮落，旧时光似水流淌。古典主义之后，不羁的法兰西、摩登的巴黎，开启了进入“现代”的一段黄金岁月。绘画、光影、建筑和时尚轻巧地揭示着城市资产阶级的渴念诉求，作家与学者也乐于书写花都的秘事奇闻，绵绵无尽的飘洒风流。俄罗斯移民、美国小说家、匈牙利摄影师、德国哲学家等等，都能在双叟咖啡馆、花神咖啡厅、丁香园咖啡馆寻觅到一席之